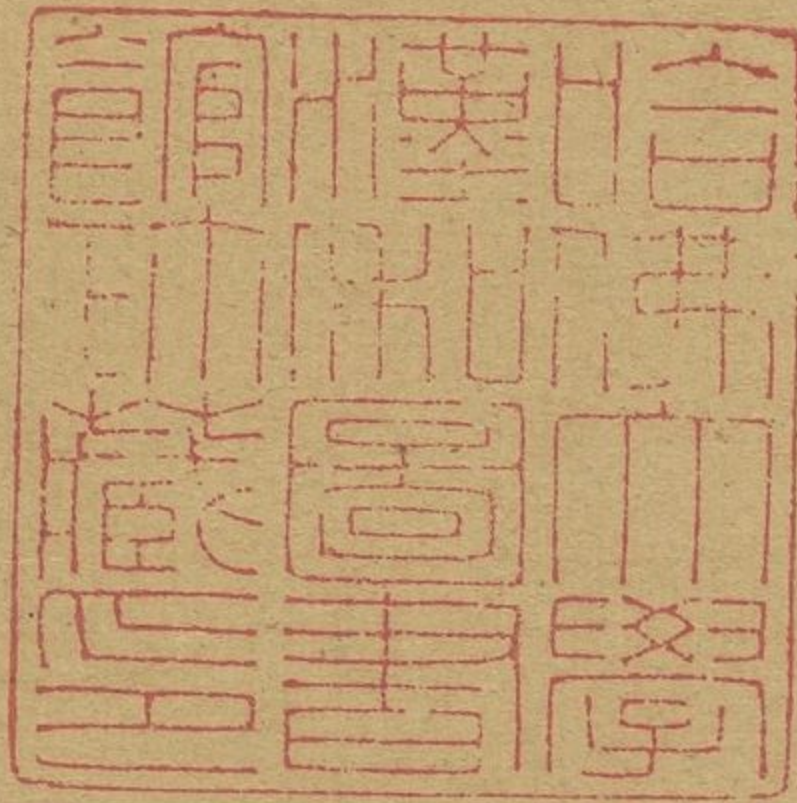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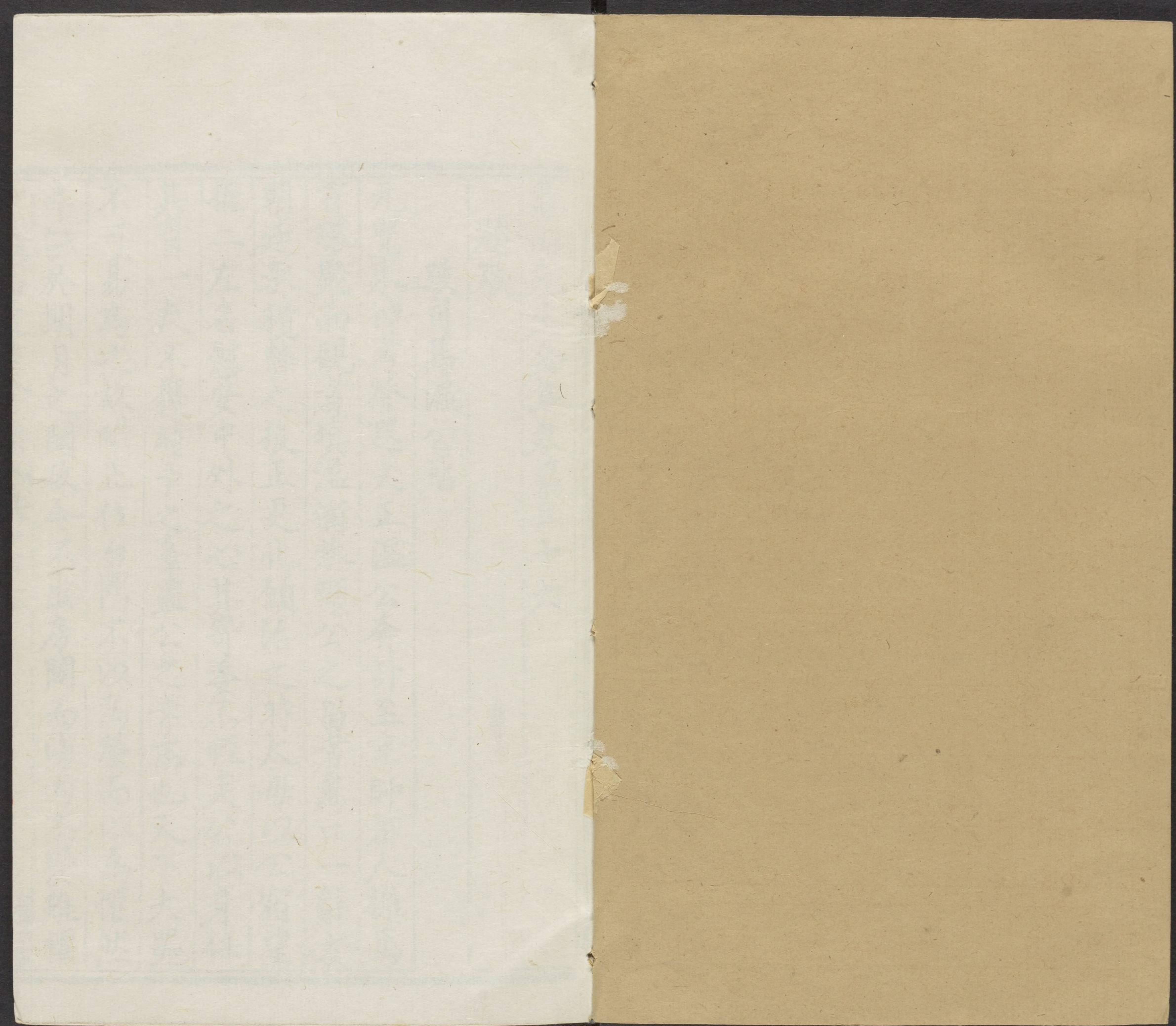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6 1933

11  
T 53<sup>50</sup>~~56~~ / 4264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  
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  
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  
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  
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  
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  
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內丕變雖懼

哈佛大學漢學  
圖書館珍藏



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為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而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况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立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和其詩云容求墨妙多携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為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欽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日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與非余



所知也蕭君歆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楊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群雄並爭公以拔山蓋世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為一時稱首宜其鷙悍強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茲乎同時輩流棄力名之會鷹揚邁生之氣舉相將也今其子孫散在

繡垠埋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稚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收之以公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為壽



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為同僚友自彭城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竒才若儀秦之辯良平之畫皆其胸中饜飶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

更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足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杭徒居毗陵道過吳江舟中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



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况於女子乎故膏梁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淪胥而散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卿所書女誠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持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

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為彊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徒入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常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



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言為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益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魯伯智孝行類要

魯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叙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先生揚孝本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



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  
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  
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  
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于春秋之學尤闕  
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  
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  
其慎擇諸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  
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為乎孔

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為易  
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  
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  
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  
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  
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  
傑也其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  
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



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為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為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為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深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董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薦者終莫之與也士特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為至此子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李君興祖以了翁所書溫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溫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為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臣範俗其辭翰宜為士夫之所寶玩興祖乃能鑲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冊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迄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鑲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總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贐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祿為榮而以陰隲蒼生為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鄉總服已窮矣今其元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



孫與道卿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矣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

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之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



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真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闕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座右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文通二公竒其文引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

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是時頽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私脇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為也郡守高郵孫公覺尤溪詭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土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陶行縣聞流言謂土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今以道踞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為淫刑濫誅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慶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為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凶訃至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為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克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于後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進所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邪說論後

昔王荆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傳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薰陶王氏之學久矣闕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為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寫者如登膺門况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  
州一時清議尤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溫公抗章于廷  
諍之事之本未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  
正造門敘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  
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  
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  
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里人嚴朝選督刻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  
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  
不鳴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鷄烏能為不祥於人  
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  
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烏



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 勸學

忘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 雜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造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于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造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君平世可以為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疆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大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况於一璧乎此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為也當其持在魏柱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徵倖于不死雞矣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不一二年卒有覆軍陷城



之禍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  
澠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  
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  
也相如爲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喘  
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  
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黃門以爲大  
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言  
者戮人於社其托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  
而亦以隱吞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

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爲宰  
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吞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身  
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何理也夫隱語  
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爲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  
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  
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  
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  
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剋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  
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



火之用息矣何熱之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蘓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貴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慇懃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吊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由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汗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頽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



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

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瀚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識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免焉故其流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予請銘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致語

聳壑凌霄共喜下齡之會啣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

知府朝請南溟異稟宛國上才領千里之難羈姑六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四賢行聞袞繡之歸佇有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顛上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颭旆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醕酌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其二

伏以跨鯨溟渤身出蓬瀛桴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  
時之盛集罄千里以交欣恭惟

經略侍制儒席至珍英躔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  
三室之求握筆螭頭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後承  
代於瓜時豈惟聞望之隆茲寔衣冠之盛

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式慕子淵之用行庶  
幾孔氏之母意思締交於大國方講好於兩君遠茲  
化景之長足為賢者之樂欲傳勝事用播聲詩  
霽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况是春城多樂  
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藩暫屈留旌旆雲路終同接  
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琰一時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哀辭 祭文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  
是月晦卽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  
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  
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  
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  
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  
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襍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億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寡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

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出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釐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並逐兮



駢支較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  
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耒榛棘  
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  
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  
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嘆道之難行兮  
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  
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  
曲任而  
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

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  
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  
為學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  
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  
遂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  
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  
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



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歆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于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徃徃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郭兮邦國之禎應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乎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執芳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于懷曷由除兮

哀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為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慙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為士者不孚于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

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襮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眾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死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兮託厲鬼以為鄰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自古聖賢方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垠  
亦有湮淪汨沒終原而不伸死同腐骨兮俱磨滅乎  
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  
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涕淚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睢汭懿柔靜淑功施於內  
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戒雖難和鳴禮衣編飾  
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季黃髮偕老天胡不相  
中道而夭歸旒翩翩江流瀾瀾竟兮何之與水俱逝  
酒醑既馨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睿

嗟乎思睿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  
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畱中道  
而夭競時多艱未克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適子  
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  
在傍欲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  
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  
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呂侍講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  
道隆德尊為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麀頭公不鄙予  
進與之儔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  
胡不憇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慟  
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道原委而東之  
念生死之未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  
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  
加乎民兮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  
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  
未即死而頭童齒豁孑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  
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叅訂去其  
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  
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  
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劉器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為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為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劫火洞然不燼惟王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吊  
喪我正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齎之奚為於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實勞以生胡及吝茲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  
其誰杳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讒波  
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  
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清濁至言  
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為之公之云亡梁木  
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誑道信公則  
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  
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  
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慙遺死而可贖人百  
其身旻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  
不忘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篤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處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子之戚孀妻穉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

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既得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人沒於戲哀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號呼痛切汝聞不聞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肝



肺摧裂昊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罹此鞠凶死  
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